

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研究*

李国英

摘要：汉字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但也很早就成为跨文化的文字。在跨文化视野下研究汉字，一方面要扎根于丰富的汉字事实的深厚沃土，从中国历代汉字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全球的视野、跨文化的眼光，借鉴世界文字，以及人类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才能更进一步提升对汉字的认识，发掘汉字研究对普通文字学的价值，发掘汉字负载的汉字文化在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独特价值。

关键词：汉字学 跨文化学 汪德迈 法国汉学 中法交流

汉字是一种历史悠久且具有国际性的自源文字。汉字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已经形成比较成熟文字系统的商代甲骨文算起，至今已有近3500年的历史，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从独立产生后一直不间断地使用到今天的表意文字体系。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汉字给中国也给人类留下了甲骨文、金文、石刻、简帛、纸本等各种载体呈现的中国各个历史时期丰富多彩的文字资料，还产生了世界上最为丰富的汉文典籍。汉字是一种国际性的文字。汉字除了在它的发源地中国使用外，还传播到韩国、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在很长的历史阶段中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一种通用文字。汉文在历史上，曾成为东亚各国官方规范的书面语言，由韩国、日本、越南等国作者写作的汉文文献，是汉文典籍中独具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文化宝库的重要遗产。在

*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文化书院跨文化分院成立仪式暨《新汉文化圈》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本次发表时略有修改。

记录汉语的同时，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汉字还曾记录韩语、日语、越南语，中国壮族的壮语等其他语言，成为跨语言的文字，强化了它国际性文字的特征。随着历史文化的发展，伴随着东亚各国语言文字民族化的进程，汉字早已不再是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汉文也早已不再是东亚各国的官方书面语，但是，汉字及其负载的文化成了汉字文化圈的文化基因，融入了东亚文化的血脉。

汉字悠久的历史、广泛的影响、独有的气质，使得汉字的研究，特别是当今的汉字研究，一方面要扎根于丰富的汉字事实的沃土，从中国历代汉字研究成果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要树立全球的视野、跨文化的眼光，借鉴世界文字、全球文化、人类文明研究的最新成果中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才能更进一步提升对汉字的认识，发掘汉字研究对普通文字学的价值，发掘汉字负载的汉字文化在世界文化和人类文明中的独特价值。在这方面汪德迈教授对汉字及汉字文化圈的研究具有示范的意义，“跨文化导论”丛书的出版，为我们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指引。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认真学习包括新出版的汪老的《新汉文化圈》以及此前出版的《中国教给我们什么》《中国思想的两种理性：占卜和表意》《跨文化中国学》《中国学论稿》等系列著作，吸收他的思想和方法，提高汉字学研究国际化的水平。

《新汉文化圈》出版于1986年5月。该书在以“汉文化圈的昨天与今天”为题的“引言”的第一段就指出：“自史前时代起，亚洲东部便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重要的摇篮之一。诞生于此的悠久的中国文明不仅普照中国本土，而且光耀四邻。公元1世纪以来，这一文明的触角甚至冲破了地域的限制而向南发展。正如我们分别称谓世界其他文明地区为印度国家、伊斯兰国家、拉丁语系国家一样，我们将这一亚洲地区称为汉文化国家。——这一文化区域所表现出的内聚力十分强大，并有其鲜明的特点。它不同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其内聚力来自宗教的力量；它又不同于拉丁语系或盎格鲁-萨克逊语系各国，由共同的母语派生出各国的民族语言，这一区域的共同文化根基源于生于

中国而通用于四邻的汉字。所谓汉文化圈，实际上就是汉字的区域。”^①明确指出汉字是汉字文化圈最显著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把汉字文化圈作为一个独立的区域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进行考察，特别是通过汉字文化圈中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分析，提出了“中国何时成为一个强国的问题”。经过翔实的数据分析之后，汪老指出：“同日本经济发展之速度相比，中国在前30年的发展显得十分缓慢。在此期间，中国与世界先进国家间的差距甚至加大了。但是，中国经济目前正在加快速度，并渴望在最近的30年中大大减小与其他国家的差距。——一切都使我们相信，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这条大龙’虽然被‘四条小龙’甩开了一段距离，但大龙并不会因其力量薄弱而最后放弃争取的权利，只不过是属轻量级的小龙们在起跑时冲到了前面。”^②今天我们回过头去看，从汪老做出如上判断的1986年至今，36年过去了，这36年都是我们身在其中亲身经历的过程，这36年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如汪老的预判，一步一步冲到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前列。除了经济之外，汪老还分别对汉字文化圈的政治和文化做了趋势性分析，并深入分析了深层文化基因。由于时间的关系不再具体展开，着重重温一下汪老在结论部分对世界文明格局发展的一个预判，他指出：“从文化上看，一种与西方相媲美的文明将伴随着新汉字文化圈的出现屹立于世，它将在经济、科学技术等成就上与西方鼎足而立，但所依据的价值体系、社会意识、世界观念则独具特点。”^③为此，汪老向西方世界发出大声呼吁：“必须行动起来。明天将不再是不发达的第三世界，而是一个发达的第三世界；后天也许就是世界的一半成了非西方的。仅仅作某种对话姿态是不够的，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目前，一种失落感正在西方滋生，伴随着这种失落感，是人们对发展国际对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73页。

③ 同上书，第317页。

话的忌讳，而正是这种忌讳从反面暴露出人们已经感受到这种对话的必要。——不管怎样，西方人不久就应该意识到，文化一词不仅在人类学的语言中，而且在其他学科中也是复数的。”^①正是由于这种远见卓识，汪老一直不遗余力地促进跨文化的国际交流，促进跨文化这个学科的创立和发展，努力创造一个文明互鉴、融合发展的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汪老的思想在当时是振聋发聩的，在今天仍是警醒世人的，对人类文明发展的未来也是有重要的指引作用的。

下面再简要谈一下汉字文化圈的基因汉字问题。《新汉文化圈》专设一章，以“汉字——共同的遗产”为题讨论汉字问题，指出：“中国、日本、越南、朝鲜之间语言的差异，民族特性的区别，远较拉丁、盎格鲁-萨克逊和斯拉夫语系各国之间为甚。然而，汉文化诸国之间不同的文化特质都深深嵌刻在一个共同心态基石上，从而又使得这些国家之间的近似性远较西方以印欧文明为基础的国家的近似性为强。这一共同的心态基石，就是普遍运用于汉文化圈各国的汉字。”^②明确把文化的相似性归因于使用的文字的同一性。为了解释其内在原因，书中又进一步分析了汉字的特性，深刻地揭示了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字体系对文化的塑造作用。提出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对世界文字的研究、汉字的研究都具有启发意义。西方对于文字、汉字性质的研究有三个不同的视角，一是继承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言语是心境的符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观点的语言学家的视角，这一视角的代表人物是著名语言学家索绪尔，单纯从语言研究的视角把文字看作单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忽略了文字系统的自身价值和文化价值；二是深受文化人类学和进化论影响的普通文字学界，代表人物的文字学家格尔伯，这派学者高度重视文字的自身价值，但受进化论的影响先入为主地把世界文字的不同类型看作文字发展的不同进程，认为表形文字是原始文字，表意文字是过渡期的文字，只有表音文字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第318—319页。

② 同上书，第179页。

才是人类文字最高发展阶段和最终发展趋势。上述两派的观点是西方的主流观点，不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中国，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观念先行之外，这两派的学者都缺乏对占据了世界文字类型半壁江山的汉字缺乏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理解，造成了理论上的错误判断。第三个视角，就是以汪老为代表的汉学家的视角。汉学家往往比熟悉汉字的中国学者更熟悉西方的文化传统，比西方的语言文字学学家更熟悉汉字，具有双重的优势。从汪老的书中我们不难看出，他既不承认文字“仅仅是简单的口语记录体系”，也反对汉字落后论的观点，认为“汉字则是兼有书写系统和真正的独立的语言系统的双重功能”，是一种既不同于表音文字，也不同于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等其他表意文字的独特文字体系。书中很多观点都独具慧眼，对我们研究世界文字及汉字都具有可贵的启发作用。因此，我们汉字研究必须坚持跨文化道路，吸收不同文化视野的观点和方法，提高自身的国际化水平，同时也用汉字研究的成果推进普通文字学的研究。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达对汪老的谢意！感谢他作为欧洲汉学界的泰斗，在年近九十的时候接受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担任了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感谢他连续多年飞到北京为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跨文化研究院举办的跨文化国际暑期班的同学们用中文授课；感谢他积极参与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承担的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十四五”规划的重点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语、民俗研究”的研究任务；感谢他对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跨文化研究院各方面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他对跨文化学科建设做出的杰出贡献；感谢他对中法友谊做出的杰出贡献；感谢他对世界文化、人类文明做出的杰出贡献。